

台静农(1903-1990年),字伯简,号龙坡,安徽省六安市叶集镇人。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、书法家。他与同乡韦素园、李霁野、韦从芜同为鲁迅创办的“未名社”重要成员。他参与编辑出版《未名丛刊》《莽原》等多种刊物,出版《地之子》等多篇小说。他先后在辅仁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厦门大学、台湾大学等任教数十年。

由于他宣传民主与科学,进步与爱国,先后岁次被入狱。出狱后仍矢志不渝,继续笔耕翰苑,奋笔诗田,写出一批锦文妙诗。台先生诗集分三章:一是《白草草》,自1938至1945年抗战期间的作品。他当时避难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。二是《龙坡草》,自1946年来台居龙坡里之后的作品。三是《补遗》。

中国诗歌史上一切著名诗人和脍炙人口的诗作都是以适应时代,反映时代为主题之作。白居易有言: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诗歌合为事而作。”这是文艺创作之箴言。台先生多首诗里都鲜明地表达了爱国忧民,“以文报国”的意志和决心。如写于1938年日寇进攻上海的《沪事》:“一击真堪撼方石,翻怜此局竟全输。他年倘续荆高传,不使渊明笑剑疏。”诗人讴歌抗战我军民士之勇武,虽惋惜战败,但仍怀抱柯刺秦之豪情锐志。《淮使》诗中:“淮使神州错一筹,江河两戒尽蒙羞。要拼玉碎争全局,抵水功收属上游。”诗句里充分表达了诗人扼腕抗寇之雄心壮志。在《泥中行》里写道:“何如怒马黄尘外,月落风高箭满筒。”诗句里流露出他坚决抗战的那份慷慨之壮怀。

二、思乡怀友之真挚性。台先生此类诗作偏多。《题画》有诗:“闭门三日卧,入牖数峰青。江上盈盈柳,依稀故国情。”表达了孤悬海岛的思乡之情。台先生怀旧的诗也十分感人。《过范允臧先生故居》写道:“和平西路故人居,一角危楼一老翁。手脚不灵心未死,居然归骨故山隅。”对范老寄以无限的怜悯和眷恋。《归心》诗,对挚友、对共历忧患的柴米夫妻所表现的那种自然真挚之至情至义,也是极为感人的。《怀老舍兄》写道:“身后声名留气节,文章为命洒为魂。渝州流寓曾相聚,灯火江楼月满尊。”“返歌了老舍的气节,回顾了真挚的友情。《闻魏建功兄逝世》写道“每思不死终相聚,故国河山日月新。碧海燕云空怅望,劳生总已成尘。”表达对老友的无限哀思,令人动容。

三、写景咏物之灵动性。台先生描山写水的诗虽不多,但质量高,感人。如在抗战期间,对国土沦丧表达无限沉痛和惋惜。《寄沈士师》律诗中有句:“神州突狼豕,几枝凋落烟。……山东逞妖气,锋镝暗三川。”“阿里峰回云日寒,群儿争喜到门关。何如泰岳观天下,沧海茫茫丘垤间。”将阿里山和泰山连袂之歌,气势磅礴,大气凛然。他的咏物诗,尤其是咏花堪称高手。台先生原爱梅写梅,《白草草》第一首就是“冰雪盈怀抱”,而不减“荒山绝世姿”的梅花,表现诗人的品格和骨气。来台后因气候环境的变化而改写桃花。《种桃十年始花》中写道:“十年种树着花迟,一见花开雪涕垂。欲尽千花投碧海,浪涛新铸。”此诗一或表达思乡归里之愿望落空之惆怅,一或表达对红颜知己的眷恋和失望。故有“欲尽千花投碧海,表现“精工填海”的一种悲愿。他在另首《桃花开》诗中写道:“媚姑灵柩俱可哀,任他春去与秋来。小窗寂寂枯神坐,忽见桃花朵朵开。”给诗人渐渐老去的岁月带来春的消息和希望。

四、诗歌创作之艺术性。台先生诗歌七绝独多,也有部分五律、七律和长律。先生虽不是一位精于格律的人,但他的诗仍是他才情、襟怀的自然流露。汪中先生说:“他信笔所至,未必经意,然其趣正在有意无意间。”唯其无意,正得真趣,在真趣中又自有其丰美之深意。研读先生诗歌,悟其要特色:

一是角度新颖。他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,思考人生,探讨真理,给人以启迪。《甲子春日》有诗:“澹澹斜阳澹澹春,微波若定亦酸辛。昨宵梦见梁桑老,犹说因情结替人。”通过对春的描述和历史的钩沉,表达对人生的感悟和人文关怀。

二是结构严谨。他的五律、七律,构思奇特,结构紧凑,不禁令人啧啧。七律《和青峰韵》:“捐策强颜强闭关,谁知吾道属辛艰。云中凤啸人隐,轘下驹嘶士颜。未必丰林欣成长,且随老圃待春还。虞卿自有书千卷,把笔擎杯仔细翻。”首联点题,颌联承接,颈联转折,尾联作结,联联紧扣,层层递进,既和谐统一,又富于变化,表达了他与同事柴德康(字青峰)多年的交往,以及学术上的切磋互勉之真情厚谊。

三是语言新奇。先生遣词造句既有古时典雅,又有现时韵味,是介于古今之用字造句之高手。奇语、妙语、趣语、讽语、箴语等珠玑迭出,目不暇接,如《归农》写道:“检典春衫易米薪,穷途犹未解呻吟。君看拾橡山中客,许国长怀契契心。”用语借古通今,既典雅又通俗。非用语高手焉能为之?

捧读《三章》,章章皆好诗,鉴赏玉篇,句句亦新奇。作《五律》赠台先生:三章诚捧读,惊叹笔如神。雅集虬藤古,篇篇辞藻新。驱风堪草率,学养更超群。翰苑雄才论,当今复几人。

皖西各县城发起攻击,先后收复霍山、六安、桐城、庐江等县城,同时还拔除了敌人一批据点,使皖西广大地区连成一片,为以后的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同时,抓紧扩大土、区武装,组建独立团或县大队,狠狠打击土顽。此时,地方干部已可分散活动,深入乡村发动群众,重建基层政权。12月21日,曾绍山指挥独立旅在(合肥)安(庆)公路上设伏,全歼南逃的国民党河南省保安旅及安徽省政府反动武装2200多人,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、炮17门、汽车12辆、电台8部,以及大批长短枪、子弹和物资。

皖西军区自成立以来,曾绍山指挥军区部队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,坚持斗争,经历无数艰难困苦,粉碎了敌人一次次“清剿”,消灭了大量敌人,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,最终彻底扭转了皖西解放区的困难局面,为创建巩固的皖西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1949年3月1日,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军,曾绍山担任军长,从此告别皖西,踏上新的革命征程。随后,皖西军区独立旅改编为皖北军区独立师,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渡江作战,1949年6月又改编为二野第10军30师,回归野战军序列,开始了解放祖国大西南的斗争。



本栏责任编辑: 谢菊莲 E-mail:46743672@qq.com

现在正处于大鹅的宰杀出售季,一上午在和合作社社员开会,研讨大鹅的售卖途径等各种事务。

餐桌上,我最喜欢那道清炖鹅汤,汤色清亮,鲜香四溢。汪总说这道鹅汤是他们的一款产品,销量很好,深得消费者喜爱。他又向我们介绍了新开发、深加工的鹅食品,如鹅油、鹅肉酱、鹅肝酱、鹅杂酱等。凡购买品尝者,都回馈说好。我又想起学生时代吃的一种美味——鹅杂酱,是我老同学蔡琳的母亲做的。那酱里有鹅肠、鹅肝、鹅肚、青红辣椒碎、蒜籽和葱姜。酱应该是用鹅油烧制出来的,舌尖上溢出记忆中的味道。

我们由衷地赞赏汪总的收获。可是他却动情地说他能有今天的发展,全靠各级党委、政府的支持,否则还不知道在哪自觅生计呢。因为2020年那个夏天,处于鹅场旁边的浍河突发大水,洪水无情,不仅淹没了鹅场,还几乎卷走了他所有的大鹅。让他半生的辛苦顷刻间化为乌有。和他家人几近崩溃。上级政府得知情况后,立即组织各级相关部门,给他和家人几近崩溃。上级政府得知情况后,立即组织各级相关部门想办法救援重建。他不负众望,随后几年,带领家人及广大鹅农奋起苦战,致使企业发展再上新台阶。

汪总眼里闪烁着泪花,他讲他会不忘初心、勇担社会责任,努力打造全国白鹅养殖企业的“航母”,在乡村振兴领域施展抱负,进一步带领乡亲们致富奔小康。

展羽,展开强劲的羽翼,振翅高飞吧!

傅家湾的手工挂面(外一章)

付杰

不清是哪个年代发明。傅家湾的手工挂面,是简单食材与复杂工艺的有机融合,麦面食盐山泉水交融蜕变,较低气温下阳光微风铸魂。

傅家湾的手工挂面,是红岭公路072县道两侧靓丽风景,春天掰笋采蕨夏天养蚕卖茧,秋冬农闲时扯出一群“新农人”。

傅家湾的手工挂面,外观放大犹如蟹壳的松树皮,虽然没有室内恒温下生产的机器

面均匀圆润,却能挂住各类汤汁入味暖心,手工操作的规范化作坊,既是众多自驾游爱好者的直播素材,也荟萃了“我把金寨带回家”的驰名旅游商品。

傅家湾的手工挂面,是老寿星的“寿面”,是新生儿的“喜面”,是外出务工人员的乡愁,也是亲朋之间的友好馈赠,是山区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,也是新时代新农村的振兴支撑。

独生子

父母已经八十多岁了,身体健康每况愈下,近些年每年总有几次需要住院疗养。父母都是退休小学老师,他们在我省城的一套新房里住了十年,还是喜欢老家的环境,所以就回到山里定居了。父母经济上没有压力,就是需要陪伴。

叶落满城,站在中年后的深秋,望望去处,感恩启蒙老师开启我们人生的册页,少年时的理想和愿望,像国画里山长水远风烟俱净的远方,有无法一一抵达的人生大美,但我们如四季草木,呈现出细水长流的小美。出走多年,归来乡音未改,芬芳年华散走了时间,时间也馈赠给我们一重一重惊喜。人生逢秋,寸心不惊。中年后的我们,都住进了小城,多年的时候,儿女成家,孙辈膝下承欢,岁月的眷顾,我们拥有了人间的小情小暖小幸福,何惧时间的流逝?

记得佛语说过:不管我们走到生命的哪个阶段,都应该喜欢那一段时光,完成那一段该完成的职责,不沉迷过去,不狂热地期待未来,生命就这样就好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一场的欢喜与别离,我们就这样安静从容地老下去,也是一种慈悲吧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母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有一种情感叫父爱,他们都是我命里最初的人。仿佛我们又回到少年时,回到河堤上,远远望去,春水潺潺,堤上槐花开了,水边菖蒲绿了。

</